

窗边的鸟巢

■ 侯建明

今年5月的一个周末,我回乡下老家看望父母。当我把车开进花园停到屋旁,看到一只小鸟从一棵小树中飞出。我进屋后一会,再次折返车上拿行李,惊见那只小鸟又从那棵小树飞出来。那是一棵长在花基里的细叶紫檀,枝繁叶茂,树冠离地1米多点,紧挨着父母房间的窗口。我好奇地凑近一看,啊!竟然有个鸟巢,透过浓密枝叶,隐约看见4枚鸟蛋静静躺着,蛋壳带褐色红色花纹。小鸟是我最喜欢的动物,竟在如此接近的地方遇上,我有种难以压抑的兴奋,便拿出手机轻轻地拍了张照片。这时候,那只刚飞出的母鸟在不远处龙眼树枝头上紧张起来,“叽叽喳喳”地抗议一样。我赶紧移步远离,并发动车辆开到房子另一边,以免干扰母鸟孵化。

家里只有母亲在照顾着卧床的病父,她少有闲暇出门。而父亲已四年没起过床了,所以偌大的院子很静很静。这可能是小鸟选择在这里筑巢的缘故吧。小鸟是充满灵性的动物,它放弃深山野林而来这里安家,就远离了如蛇类、老鹰等天敌的威胁,所谓“良禽择木而栖”。

我找来个望远镜远远地观察,发现有公母两只亲鸟。一只坐巢时,另一只常常在附近负责警戒或外出觅食,配合默契。但两只亲鸟很像,远距离的观察中根本区分不了哪只是公哪只是母。

根据它们的外貌特征和鸟蛋颜色,我好奇地查起它们的名字来:红耳鹎,是雀形目鹎科鹎属的鸟类,头顶有耸立的黑色羽冠,俗称“高冠鹎”,我们乡下也称之为“钉髻郎”。这种鸟在南方地区常见,叫声悦耳,蹦蹦跳跳,十分机灵可爱。

恰好这天是母亲节,我遂将这窝鸟蛋图片发上微信朋友圈,并配文:世上只有妈妈好!收获了无数点赞。

这次回来,观察到了小鸟的爸妈,更重要的是看望自己的爸妈。其实自我在城里成家后,父母就一直在城里帮忙带小孩及操持家务。近二十年了,一家人都极少回乡。后来孩子逐渐长大,而父母逐渐老了。父母思乡的心念随年纪增长而增长,无奈身体

越来越差,后来他们就执意地回了老家。可惜父亲在脑梗、阿尔茨海默病等多种疾病折磨下,回去两三年就卧床不起了。他的世界只有四角的天空,及阳光透过窗口那丝丝缕缕温柔与无奈。

我嘱咐母亲不要让人打扰屋边的鸟巢,原来她还不知道这回事。她伸长脖子隔着玻璃窥探了一下窗外那棵小树,满眼好奇和希冀。此后母亲行经花园那个角落,也会把脚步放得轻轻。

5月下旬,我又一次返回老家看望父母的时候,明显听到窗前那棵小树传出的雏鸟叫声了。我情不自禁地凑近观察,给这窝雏鸟拍了几张童年写真。四只雏鸟已经长出一点羽毛,一听到动静便伸长脖子,昂起脑袋,嘴巴张得大大的,不停“吱吱吱吱”地索哺。我趁两只亲鸟不在,抓紧时间拍了好多张小家伙不同姿势的照片。然后待在远处窥探两只亲鸟飞出飞入,嘴里叨着虫子,忙碌不停。

母亲说,每天清晨醒来听到小鸟的叫声就心生愉悦,小生命特别可爱,叫声如自己孩子一般亲切。在“吱吱吱吱”的声音中,连卧床的父亲进餐也轻松了点一样,眉头的痛苦好像稍有缓解了。那段时间,这几个小精灵的叫声传进窗口,用最稚嫩声音轻轻安抚,安抚着那缕透过窗口映进父母房间的夕阳余晖,安抚着蜷缩在角落里的无奈。

我将雏鸟的图片分享到朋友圈,引来很多同学热议。因为我们大学读的是生物专业,从界门纲目科属种,到达尔文进化论,好像很多专业知识又在有趣的评论里重温了一遍。我们都很爱小动物,尤其精灵活泼能歌能舞的小鸟。不知道多少次梦里,我都曾化作一只快乐的小鸟,向着自由的天空展翅翱翔。

到了6月的一天,我们姐弟四个相约回去陪母亲过生日。当我走近那棵已经安静的小树,好奇拨开浓密枝叶的时候,看到那个鸟巢已经空空如也。一棵棵枯草编织而成的,像个碗那么大的鸟巢,依然稳稳地缠绕在枝桠上,精致如工艺品。鸟巢干净整洁,连周围枝叶及地上都没一点雏鸟粪便污染的痕迹。我在想,两只亲鸟要忙多久,才能编织成这个温馨的家?它们等孩子长大,完成使命,就不再回这个家了,多可惜啊。而我们的父母,不管怎样,依然坚守着最老的家。

母亲刚好见到我望着鸟巢发呆,走过来对我说,小鸟早几天飞走了。那天上午,几只小鸟开始站在小树上振翅。不一会就起飞了,先是绕着我花园上空飞了三圈,然后对着父母的窗口叫上几声,之后向着广阔的天空飞去。它们长大了,飞得很高很高。母亲的语气里有点自豪,又有点依依不舍的感觉。

我安慰母亲说,小鸟长大就要飞走的,不再回来,但你的孩子们不管飞到何处,一定会再回到你身边。



饶兴起歌吟

■ 陈俊秀

七绝·深中通道

伶仃洋已不伶仃,
新风来仪展翅翎。
妙笔湾图膺世誉,
滚轮威势撼沧溟。

七绝·晚思

雨过夕雾压檐低,
一曲归来伴鸟啼。
何有厚风催大翼,
教余飞向鉴河西。

五律·越秀山上

缘径城雕侧,
秋登越秀山。
夕晖浮塔上,
暮色入林间。
仰鹤情添逸,
听蝉意愈闲。
五层楼下伫,

菊气暗萦环。

七律·七七年高考叹

也知刀剑要经磨,
梦野烟岚别样多。
既失原桥空望水,
竟来新渡可横河。
智凝卷上铺霞路,
花绽笔端紫锦歌。
莫谓今朝眉半白,
回观自足醉晴和。

七律·闲踏

心泊区间涛未静,
矶头风角也推潮。
清怀列韵怀山水,
骈赋敲题赋路桥。
林茂丛花尤璀璨,
湾幽群鹭倍逍遥。
望中遐想空灵景,
遣兴行吟又一朝。

七律·杂吟

无声造化渺无穷,
物象纷繁各不同。
山拥浮云松立地,
水生倒影鹤排空。
萤光万点非凭热,
花雨千帘总带风。
世事机缘违与合,
当思境意变而通。

七律·笔架山眺望

磐架笔兮林荫峰,
溢香花径石阶重。
丹红挂榜彰梁柱,
绿翠观山植竹松。
滩聚宝光高塔峙,
例为年宴盛春逢。
漫漫水鉴银波叠,
潘姓芳名地有踪。



我家的龙眼树

■ 周华太

我家的荔枝龙眼树种在村路旁,形成一派绿树村边合的景象。其中有一棵叫“大广眼”的,出类拔萃,叶厚大墨绿,阵风吹过,“涛声”如歌。这树高逾9米,树身周长2.8米,树冠投影约20平方米,像一把巨大的伞。

夏日午后,村里人常在树下纳凉,有喜欢聊天的大糞,有爱争论的石昌,有喜欢吹口哨的后生,大家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好不快乐!月朗星稀之夜,人更多了。有摇着葵扇的翁媪,拖着长凳短凳,谈古论今,或给小朋友讲故事;有初为人母的少妇,教她的小孩“打手掌,买卤鱼……”之儿歌;还有调皮的孩子,在玩“攻城夺池”的游戏。这些成了夏夜里的一道风景线!

冬末春初,龙眼树枣红色的嫩叶覆盖枝头,一束束花蕾次第露脸,又渐渐地开放,每一朵就是一把微型的、饱含“甜蜜”的伞。早起的蜜蜂穿梭其间,嗡嗡嘤嘤唱个不停,天籁之美妙尽在龙眼树的早晨。

流蜜期悄然逝去,一束束的小龙眼随之露脸,渐渐长大。果核由白转黑,果肉增厚,含糖量渐丰。成熟时,三四个足有两多重。壳薄如纸,肉厚,色白如水晶,质甜如蜜,见者垂涎欲滴。

古诗云:“荔枝红紫已交加,龙眼新来又著花。便欲谋居不须去,咀冰嚼雪过年华。”龙眼之成熟期虽在荔枝之后,然其作为岭南佳果的美誉,早已声名远播。明代的王象晋《龙眼》一诗云:“何缘唤作荔枝奴,艳冶丰姿百果无。碗液醇和羞沆瀣,金丸灼烁赛珠玑。”诚然,我家之大广眼龙眼,独具风味,甜质非凡。昔日爷爷健在时,该树尚小,每年只能摘果上百斤,全留给子孙吃,或送亲朋好友品尝,每当路人经过,也乐于与他们分享这美味的果实。

年复一年,家庭开枝散叶,经历几次分家,大家庭逐渐分为一个个小家庭。父母带着我和三个哥哥共6口子,艰难度日。这棵龙眼树归我们所有,它好像“树道酬勤”似的,生长极快,果实累累,且不分大小年地开花结果。但是我们都舍不得吃,每年都把果实卖给焙龙眼的老板,换来的钱足够家里大半年的油盐开销。焙出来的龙眼肉,成了老板的“招牌桂圆肉。”

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连树木也有旦夕祸福。上世纪50年代,家乡遇上一次罕见的冰霜天气,不流动的山坑水面可见薄冰一层,阔叶树几乎无一幸免。这棵大广眼经得住冰霜的洗礼,只是枯了嫩枝,落些小叶子,当年无果而已。父亲带领我们“灾后复产”,距树头4米左右挖几个深坑,把土木灰、牛粪尿等灌水回泥堆沤,让树根及时汲取养分,第二年又果满枝头。60年代,父母亲都“退休”了,我们各自成家,生儿育女。该龙眼树还在长大,成了前面所说的大树,我们四兄弟为了聊补父母的生计,每年卖龙眼的所得,全部归他们所用,曾经一年,创下摘12担龙眼的纪录。光阴如逝水,岁月如梭。70年代,母亲、父亲都先后离开了我们,家乡也遭遇一次特大洪涝之灾。二哥五哥的房屋全面崩塌,重建家园之需,大广眼的东北两面被他们斩杈削枝,伤痕累累……

如今的大广眼树,已有150多岁高龄了,也许它知道我们的生活改善,不愁吃穿了吧,连挂果都分“大小年”了。但它仍然引起不少园林、水果加工老板的关注,先后开价要将它买下来。有出两千多元的,有出四千多元的……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我们视之为宝,又怎舍得卖呢?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